

1



无头

【台湾】卧龙生



鬼头杖

台湾 卧龙生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鬼头杖》简介

江湖闻名的“鬼头杖”，是一件奇门兵器，它可长可短，伸缩自如，杖端那锯齿獠牙的一颗鬼头，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然而，真正令人胆战心惊的，还不是“鬼头杖”本身，而是这杖的主人——“西北风”！“西北风”一套阴风轮回杖法，招招夺命，他的为人更是坚毅果敢、百折不回！

在一次与数百高手的决战中，西北风将此杖传给了他的二徒弟武林少年岳群，岳群身背负伤的恩师，施展阴风轮回杖法，浴血奋战，杀出重围，自己却因服下能增长数倍功力却含有剧毒的“摇钱树”根而只剩下几天的寿命……

就在死神步步逼近的时刻，武林盟主“逍遥君”的两位公主用身心救了岳群，并且有意将他招为驸马。

于是，一出充满儿女深情而又布满血腥的奇剧上演了……

从此，有了无数惊、险、艳、雄的的片断：有

江中浮棺里的颠鸾倒凤，有卧龙山庄中的削鼻
换眼，有绝代美女体生鸡毛，有憨厚壮士口出
狂言，龟兹奇书勾魂摄魄，日月宝镜夺目迷心，
三色毒泡轻取强敌，牛油巨烛草菅人命……

目 录

第一章	死神足音	(1)
第二章	西北风和鬼头杖	(16)
第三章	悍不畏死的人	(32)
第四章	神秘的孔雀公主	(46)
第五章	第一个进入心扉的情影	(60)
第六章	活钟旭流年不利	(76)
第七章	摧残灵魂的刽子手	(91)
第八章	改造活人的毒医	(107)
第九章	内外美集于一身	(126)
第十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	(136)
第十一章	除却巫山不是云	(155)
第十二章	鸡皮鹤发一美人	(171)
第十三章	郎心如铁	(182)
第十四章	妾意似绵	(205)
第十五章	棺中春色	(217)
第十六章	逍遥剑令	(226)
第十七章	同心结	(249)
第十八章	魔中之魔	(260)

第十九章	怪物、皇后、摇钱树	(271)
第二十章	正耶邪耶移魂术	(288)
第二十一章	生死婚姻春秋笔	(306)
第二十二章	吊客谷人妖难辨	(314)
第二十三章	春秋笔一招退巨魔	(336)
第二十四章	怪物智骗三色毒泡	(345)
第二十五章	没有灵魂的躯壳	(360)
第二十六章	镜光乍现功败垂成	(378)
第二十七章	桃花岛是美人窝	(393)
第二十八章	误我风月三十年	(404)
第二十九章	金箭使者七重天	(420)
第三十章	霹雳一杖龙蛇惊	(435)
第三十一章	雷鸣大地声千里	(447)
第三十二章	霞绕青山色万重	(463)
第三十三章	一声长啸海天秋	(487)
第三十四章	除却巫山不是云	(489)
第三十五章	郎君不是薄悻人	(504)
第三十六章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516)
第三十七章	阎罗鬼宴	(532)
第三十八章	自古多情空余根	(548)
第三十九章	功败垂成	(560)
第四十章	深痛昙花才一现	(574)

第四十一章	方知芝草本无根	(591)
第四十二章	满园桃梨诛群豪	(603)
第四十三章	魂断七重天	(616)
第四十四章	坎坷的命运	(629)
第四十五章	狐狸的尾巴	(649)
第四十六章	壮志未酬身先死	(657)
第四十七章	柳半仙语含禅机	(670)
第四十八章	人兽之间	(685)
第四十九章	迟来的幸福	(699)
第五十章	邪正之别	(713)
第五十一章	杀身以成仁死而何憾	(740)
第五十二章	访旧半为鬼悲从中来	(762)

第一章 死神的足音

深秋。

在夜之神即将来临大地之前，疲惫的夕阳，以他那奇妙的画笔，在西天涂抹着灿烂缤纷的色彩，使那些枯黄憔悴的树木和花草，像过气落魄的舞娘，在现实的鞭策下，不得不脱下一件件褪了色的舞衫，伴着善奏凄凉曲调的秋虫，在晚风中瑟索摇曳着。

其实，这一片原野上不光是满目苍凉，一重重危机阴影，正向一个峭拔的高峰上包围掩进，那是数十个矫捷的身影，以不同的角度，四面八方向峰头欺近，快得像热锅中喷射的爆豆。

这时，三间茅屋之中，一老两少，正在监视着四周的大敌，那老人望着四周隐伏的人影，嘴角上挂着一抹冷峭的笑意，冷电似的双目中，射出有恃无恐的厉芒。

然而，这老人太老了，老得只剩下后脑一撮稀疏的银发，虽然他的眼神是那么犀利慑人，态度是那么镇静笃定，但仍不免使人意识到，他的生命之火，像烛炬将尽前一度明亮，然后必将爆开一蓬火花而永久熄灭。

两个年轻人又太年轻了，一个二十三岁，另一个仅有十八九岁，和老人相比是一个强烈的对照。

六道冷厉的目光在黑暗的茅屋中闪烁着，显然，他们都在考虑，以何种方式，使那些赶尽杀绝的大敌闻到自己的腥味。

终于，那个年纪较大的年轻人忍不住了，他低沉着嗓音道：

“师父，让徒儿出去挫挫他们的锐气！”

其实，这是两个年轻人共同的意愿，只是年纪较大的抢先了一步。

“好！”老人冷峻地道：

“左边大树最高的枝桠上有两个，手段狠一点，杀了就退——”

几乎在老人的语尾未完之时，那年龄较大的少年已像一个诡谲的幽灵，仅将窗子启开一线就滑了出去，小窗相距那左边大树约十二三丈，他脚未沾地，已经平掠上树，动作快得不给人家转念思考的机会，像一条滑不留手的泥鳅，眨眼工夫在枝桠间换了七个不同的方位，两掌交迭拍出，快得像织布机上弹出的木梭。

两声惨嗥，不！仅是一个半声惨嗥，血雨四溅，像晓风摇落树上缀满的夜雨，碎肉残皮、断肢败体挂在树枝上，为这已经光秃的枝桠上增添了无数的奇异树叶。

就在这同一时间，人影疾射而回，滑进小窗，四周的幢幢人影一阵骚动，发出忿怒的低吼。

“师兄，真痛快！小弟佩服极了！”年轻那个激动地续道：

“师傅，这次该轮到我了把？”

老人冷笑道：

“别忙！今夜你们会知道，功力再高，也有杀不胜杀的时候！”他向窗外扫视一匝道：

“岳群，右边十丈外最高的一块岩石之后有三个，记住，速

战速回——”

岳群轻应了一声，尾音已在窗外，只能看到一缕黑影贴地疾掠，到了大石附近仰头挺胸，斜拔而起，居高临下，一口气劈出一十三掌。

无俦的狂飚山压而下，像忿怒暴虐的雷神，以人类最大堪力所无法负荷的力道，将三个尚未喝叱出口的敌人震出一丈之外。

由于力道由上而下压到，那三个高手的头颅，像三个尚未成熟的蕃茄被踏了一脚，四分五裂，直冒红白相间的水渍。

岳群正要倒纵而回，数声怒吼来自不同的角度，像一群负伤而无数可遁的野兽，血红的眼睛在夜色中像摇曳的红灯，挟着数道罡风，连人带掌，扑向岳群。

岳群本就没有过瘾，不过碍于师命，不得不退，现在他像一只见了蜂蜜的苍蝇，正是求之不得，低吼一声，身躯有如狂涛激流中的剑鱼，扫、劈、推、快速、雄浑，无法以人类所知字眼来形容。

他的招式本就无法臆测，加之地上黄尘和石粉暴溅，三五丈内无法透视，那些视死如归的高手，像狂风中的草梗失去自制，甚至于想退出这罡飚漩涡都不可能了。

岳群知道再缠下去，必会受到师父的斥责，于是十五掌影向四面排压，有如四道钢墙，十余个高手连喘一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一个个血肉模糊的躯体飞向峰下。

岳群的面孔没有一丝表情，冷漠木纳得像冰型石雕，带着一声冷晒，回到茅屋之中。

同时，又是十余个人影跟踪而上，突闻一声厉喝，冰冷得令人颤栗，为这峰上带来仅有的活人气味，道：

“退下去！别作无谓的牺牲！”

岳群抖抖衣衫上的肉屑和血渍，叫了一声“师傅”！

老人目光一寒，道：

“你以为多杀了几个人就占了便宜么？”

岳群虽然不敢顶撞师父，却因天真未泯，道：

“师傅，多杀一个就少一个——”

“哼！”老人别过头去，怕那脸上的笑意被徒儿看到，冷笑道：

“现在，不是多杀少杀的问题了，而是如何突围的问题，想想看！他们今夜来了多少，我们能统统杀光么？”

岳群道：

“百十来个杀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哼！”老人这次似乎动了火气，冷峻地道：

“今夜共来了四拨人，每一拨都有七八十个，算算看该有多少？”

两小愕了一下，三和三百之比正是百分之一，况且这些货物不过是三四流，仍有几个厉害人物在后面。

老人叹了口气，他那满布皱皱纹的脸上，升起一片茫然之然，喃喃地道：

“为师一生从未叹过气，也没有遇上任何不可能之事，但今夜情势不同，为师的意思是，我们三人在突围之先，绝不能有一人受伤，刚才我叫你们闪电出手，不过是先声夺人，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突围时打下寒敌肝胆的基础，事实上杀死一二十个小喽罗，对他们来说像搔痒一样！”

老人看了岳群一眼，脸上闪过一丝爱意，但岳群并未看到，他这时正在黯然伤怀，不错！师傅，这也许正是师傅比较喜欢自己的主要原因。

“现在再看为师的！”老人坚定而冷漠的语气，使两个年轻

人精神为之一振，感觉师傅在这刹那间年轻了许多。

“师傅！”岳群抢着说：

“有徒儿在，何用你老人家动手？”

老人的目光突然变得柔和起来，摸摸他的肩胛，道：

“群儿，你这时的举止和神态，很像为师年轻的时候，虽然并非好现象，却也是练武人的本色……”

他说到这里没有再说下去，也许恐怕大徒心中不安，他面色一肃，道：

“陆萍和群儿小心监视，别让他们趁为师出手之时冲进屋中——”

语音未毕，已到了门边，竟敞开柴扉走了出去。

两小一愕，立即听到老人哈哈散笑之声，只见老人缓缓前进，岩石后及树上的人影纷纷后退。

这就叫着先声夺人！以数百之众的声势，竟被一个老人吓得后退，使那几个厉害人物为之气结。

数声沉喝，人影激射，四个老者以肉眼难以捉摸的速度欺到老人的四周，嘿嘿狞笑。

老人嘎然止步，环视一周，然后以低沉的嗓音道：

“四位可曾想到这是一件包赔不赚的买卖？为了三个活人，可能要赔上百十个死的，四位即使能保得一命，贵派也将从此在江湖中除名！”

一阵揶揄似的狞笑，表示老人的看法和他们完全相反，其中一个老者阴声道：

“老夫大胆说句话，今夜的买卖包赚不赔——”

他说到这里，一使眼色，四道罡风呼啸而至，像一个罡气之桶，没有一寸一分的空隙可容老人闪避。

但是老人嘴角的冷笑，正明确答覆他们，自负和低估敌人，

都是自杀的另一方式，因为乌鸦也自认为是飞禽中最美丽的动物。

老人的冷笑未失，身形飘旋了十七个方位，那一双苍白的手所幻出的掌影，绵密得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身法巧妙得像一个精灵，在罡风中穿刺滑行。

“蓬蓬”！其中两个老者像宿酒未醒似的退了五步，衣衫上的扣子都被震掉，发髻全开，形同厉鬼。

另外两个正要暴退，但时间已不属于他们，眼前一花，两叠爪影已到了肩头，“唰唰”两声，肩头衣屑纷飞，露出皑皑的白骨，踉跄退了七步。

老人绝不拖泥带水，像一阵阴风，飘落茅屋之中，岳群立即掩上柴扉。

两小心里清楚，这四个老鬼，是四大派中二流高手，四人联手，足抵五十个次流人物，而师傅竟在第七招上痛挫强敌，实在令人心折。

“哈……”屋外传来一阵慑人心脾的狂笑，道：

“姜子云！别躲在屋子里，出来看看今夜的月色吧！老夫深信这是你一生中所看到最美好的月亮，因为你——”

老人没有被那冷嘲热刺激怒，相反地，更加稳沉，但他心里清楚，数月前被那四个绝世高手围攻，打了七百多招，结果中了一掌，虽能突围回山，却不给他一刻时间来疗伤，因为这是数百高手联手攻击的第三夜。

在这三夜之中，对方死了七八十个得力高手，也许是尸体太多了，或者太零散了，无法拼凑起来，经白天太阳蒸发，早已腐烂，阵阵臭气充满了峰头。

老人打断了屋外的嘲刺，对两小道：

“现在两人出去一次，尽量注意那一面势力较弱，杀人还在

其次，回来略事休息，咱们只得突围了！”

“师傅……”岳群颤声道：“徒儿随你出去！”

“好！”老人又对陆萍道：

“萍儿小心看守此屋，如果这时被他们冲进此屋，为师的一番计划就全盘落空了！”

“是！徒儿一定小心看守！”这次陆萍并未抢着出去，也许他认为守屋比出去更重要吧！

“群儿！”老人慈爱地道：

“这次出去可以让你杀个够！但为师叫你退，你必须立刻退回此屋！”

岳群大力地点着头，不知怎地，他心中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悲忿，也许是一种不祥预兆的缘故，他感觉师傅养育之恩，可能来不及报答了。

这刹那间师徒两人仅是目光一接，就像都了解了对方的心意，由于他们的个性太相近了，那深厚的情感已逾骨肉手足。

“走！”老人一抓岳群的肩头，推窗掠了出去，正是掠向刚才出声嘲刺那人的方向。

师徒两人足尖刚刚沾地，四条身影挟着四道阴风排压而来，这次力道之猛，岳群可猜想到，绝不是刚才出手对付师父那四个老者。

来势太快，不容仔细察看，更不容思考，师徒两人同时大喝一声，像两条被踏了尾巴的巨蛇，疾腾暴卷，几乎同一时间，完成十七掌劈击之势。

但这十七掌并未击退疯狂的攻势，由阵阵的狞笑和他们噪中所发出的低吼之声就可以证明。

岳群一边狂攻，趁机向四周打量，在这方圆不过三五亩的峰头四周，已出现了重重的人浪，恐怕还超过师傅所估计的三

百之数。

老人也是边打边看，虽然重重人浪使他吃了一惊，但他并不在乎这个，因为老虎入了羊群，并不能因羊的数字多而抵消老虎的威猛，他所想的那四个正主儿，到现在还没亮相。

老人沉声道：

“如果不是因为这峰头的尸臭还不够浓重，四位主儿也该亮相了！”

四周传来低沉的阴笑，却看不到阴笑之人，老人沉喝一声“杀”！岳群双掌伸缩如电，身子几乎和双掌合而为一，像一个风车，连旋九次，最后向其中一个老人劈去。

“格崩”一声，像折断一根甘蔗，那老人一条右臂硬生生地被拆下，顺手向另一个老人掷出，又扑了上去。

那老人一闪让过残臂，但却闪不过岳群预先估定的方位，岳群瞪着一双血红眼睛，两掌的波浪交迭之势横削而出。

“刈”地一声，一颗头颅正自刀口上切断，滚下山坡，那脖子上的皮肉，像一个被太阳晒干了的乌龟，缩回龟头剩下一圈软皮。

师徒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恰巧老人也削去一个老人半个头盖骨，踢破了一个老人的肚皮，沉喝一声“退”！带着一身血腥，飘回屋中。

虽然师徒两人仅以十七八招打发了四个老者，但岳群一想起那一重重的人浪，和那仍未出手的四个正主儿，轻视之心已经消失了。

老人贴在窗上一看，低声道：“你们快看！”

两少同时望去，只见重重人浪都不再隐伏！统通站了起来，共有三层，将峰头围住，每五个大汉中有一个老者，每一层相距三丈，而四个正主儿，正分四个方向一面一个，站在最外一

层之后约十丈之地。

这样一来，即使轻功再高之人，也不能一掠二十丈，岳群正要仔细看看那四个正主儿到底是什么样子？突闻老人沉声道：

“为师一生中从未说过‘不可能’三字，但这次不得不说，全身而退是不可能了，因为我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

岳群吃了一惊，情急之下，抓住了老人的手，道：

“数日前！也就是这些人包围此峰第一夜的前一天！”老人微微一叹，道：

“如果他们给为师疗治的机会，我相信咱们不会惧怕他们！而且现在早已安全突出重围了！但是……”

他喃喃地道：

“我一生中最会利用机会，深信没有机会这句话是弱者的借口，但现在确尝到没有机会的痛苦，如果说有，那只能算是多了一种死亡的方式！”

“不！”岳群摇撼着老人的手，泪光闪闪地道：

“师父，我们不会的，你老人家更不会！”

老人拍拍岳群的肩胛，又看了呆在一边发愣的陆萍一眼，道：

“群儿，你把那株小树取过来！”

“小树？”岳群怔了一下，循着老人所指的方向，目光在屋角花盆中的一株小树上。

这株小树大约高及两尺，像一株木本花树，却又不开花，只有三五十个叶子，呈紫红色，树干只有指头那么粗。

岳群记得这株小树是师父三年前带回山的，曾严词叮嘱不可动，他老人家每天浇水三次，好像三年之久，未长出一个新叶。

“叫你把小树拿过来，你听见没有？”老人的语音有些艰涩，好像嗓中有东西阻塞着，岳群这时才看出老人脸色十分苍白。

他不敢违抗，抱过小树放在老人面前，两个年轻人茫然地望着老人，不知这株小树和眼前的危机有何关系？

陆萍望望窗外，似感焦急。老人道：

“萍儿不必顾虑外面，他们虚张声势，并非要冲上来，不过是提防我们突围，今夜我们若不突围，他们还不敢冲上来，刚才为师亲自强忍伤势出手，就是叫他们不敢生冒险之心！”

老人一指小树，道：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两小茫然地摇摇头，因为这树叶子很怪，呈圆形，叶柄很长，像片片铜钱挂在枝上，老人道：

“这就叫着摇钱树……”

两小同时一怔，这树叶果然像铜钱，没想到世上真有摇钱树，但这时来谈摇钱树又是什么用意呢？

老人知道他们的心意，苦笑一下，道：

“摇钱树之名虽因树叶极像铜钱而来，但主要原因是这小树太珍贵，估计这小树每一片树叶，可值纹银千两……”

两小不由惊咦了一声，这小树上有数十片树叶，那不是值几万两银子？

老人道：

“树叶虽贵，还不如树皮，而树皮犹不如树根，估计树根每根值黄金千两！”

老人虽是侃侃而谈，却像语不惊人死不休，望着目瞪口呆的两小，续道：

“现在事到如今，我们只得把它吃到肚里去！”

岳群实在忍不住了，道：